

农村小剧本

喜面

宋云峰



农村读物出版社

1234

农 村

喜 面

(独 幕 話 剧)

宋 云 峰 作

剧 本 月 刊 社 編 选



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三 年 · 北 京

喜 面(独幕话剧)

宋 云 峰

剧 本 月 刊 社 编 选 (北 京 王 府 大 街 64 号)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阳 门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3 号)

北 京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frac{1}{8}$ · 字数 17,000

1963 年 11 月第 1 版 · 196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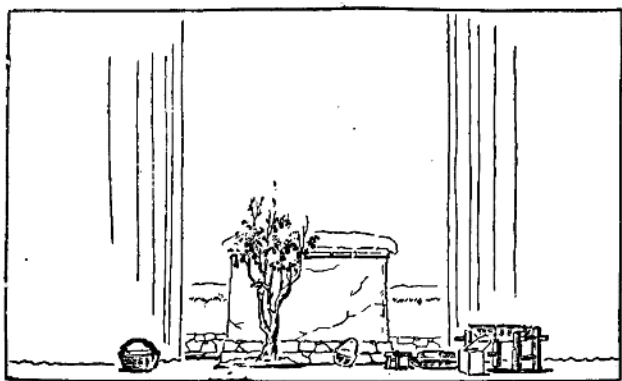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T10168 · 4

定价: (四) 八分

內 容 說 明

这个小喜剧通过周大娘选女婿的故事，反映了穷队赶富队的发奋图强精神，以及青年一代的新的恋爱观点。

周大娘一心想为小女儿玉英在富队里找个女婿，因为大女儿已经嫁到出名的穷队韩庄去了，使得她常常挂心。但是玉英却偏偏爱上了韩庄的韩志成，母亲坚决不同意。后来经过两个女儿的一番安排，使大娘纠正了对穷队的偏见，终于同意了志成与玉英的婚事。



舞台設計圖

華林設計

人物：周大娘——五十岁。

玉英，——三十岁，周大娘的次女。

大江——九岁，周大娘的外孙。

韓志成——二十二岁，玉英的未婚夫。

玉兰——三十二岁，周大娘的大女。

布景：舞台左半边是周家的东厢磨房，磨隱沒在屋的左側，台下只能看到右前陈設的罗架、大筐、柳斗、方铁桶等用具。台的右半边便是庭院。院内：右边有一迎壁，壁的右、前均通靠街大門；左后有一株遮天的石榴树。时逢仲秋，枝头結实累累。

幕启：周大娘正在向桶里顛簸最后一簸箕粮食。

〔街門外傳來女人喊声：“周大嫂！”〕

周大娘：（机警地随手将桶藏在筐籬架下）誰呀？

〔“你不上場了？”

周大娘：哦，她三嬸儿。今儿有牲口，我在家推磨哪！

〔“哦。”

周大娘：（听人声远去，又将桶拖出）咳，我怕她干什么！（搬桶朝磨房走下）

〔“駕！ 駕！”里边傳來磨声、吆喝声。大江上，正欲走，周大娘急跟上。

周大娘：大江，先別走！把这沙子拣拣。

大 江：（不悅地）我还要到学校去呢。

周大娘：不是放假了嗎？

大 江：老师还布置假期作业呢。

周大娘：跟队里說好牲口只用一头午，不快点，两下里的麦子就推不完了。（边說边收拾筐籬）

大 江：（拣着）真是的，来这么一会儿，又叫干这又叫干那。

周大娘：你嘟囔什么！今儿要不是你送那麦子来，这些我不早就倒磨上推开了。（回忆地）咳！自打你娘嫁到你們家，我就沒松心过一天。那时候各庄都穷，可是你們庄穷得个蹊蹺——曲柳弯弓疙瘩头上还冒出个尖来。

大 江：我沒听說还有那样个穷法的。

周大娘：你那时候还不知在哪儿呢。那陣儿你爹

不滿二十岁，耕不会耕，耩不会耩，那几亩山崗薄地，年年还不都是你爷爷牵着那头一走三晃蕩的花腿小毛驴去給你們种上。

大 江：听老师說，那会儿是单干呢。单干还好过得了！

周大娘：成立互助組你們也沒好过了多少。办起合作社虽說好了点，可是你娘又接連死公婆，饥荒拉了一大垛。俺一年到头口挪肚省还不都貼了你們。就說成立了人民公社，也沒断的……咳，算了。（自語）是啊，这些事跟孩子叨叨个什么。（拿一个空桶到里边去换来一个面桶）你娘也半年多沒来了，我总算也省了半年心，誰知今儿突然又打发孩子送来这二十斤麦子，說是叫我推了好过八月十五。咳，公社化以后，人家队都好过了，她还是那么穷，一年到头人抱着磨棍儿，連个推磨的牲口也沒有。（远处傳來杀猪声，对大江）你們队也杀猪了唄？

大 江：俺队正在勤儉節約，发奋图强呢。

周大娘：这么說是你們队上沒有。唉！要是沒娶媳妇，俺分了肉还不匀一斤二斤給你們。

大 江：（拣完沙子）姥姥，我走了。

周大娘：去吧。哎，大江，完了再回来，唉？

大 江：哦。（下）

周大娘：（坐下罗面，不由自主地哼起儿歌来）“推麦
麦，罗大罗，罗出細面蒸饅饅，大外孙仁，二
外孙俩，小外孙一頓吃一个。饅饅甜，饅饅
香，饅饅白似雪，乐得外孙笑咯咯，笑……”

（只顾唱歌，未发现玉英走进屋来）

玉 英：娘！

周大娘：（一惊）啊！（来不及藏斗，急中生智，一屁股
坐在斗口上，继续罗）

玉 英：娘，你……

周大娘：呵！……

玉 英：筐籬架的那么高，柳斗这么矮，探个身
子多难受啊！

周大娘：难受？我这原是为了好受呢！这几天在
場上干活干得腰痠腿痛，要不怎能舒舒懶腰
啊！……你没见我方才还坐着凳儿嗎？我
呀，坐一会儿凳儿，就得坐一会儿斗；坐一会
儿斗，就得再坐一会儿凳儿。坡里大忙的，你
来家做什么？

玉 英：我……

周大娘：啊？……（以为又在看她的柳斗，使劲用腿护
住，旁白）自己的闺女，还用这么藏藏掖掖的
了？咳！干脆给她說开算了。玉英啊，我跟
你商量个事儿：后日不是八月十五了嗎？你
姐姐家有点麦子，用咱这牲口给她推推吧？

玉 英：那可不行，牲口又不是咱自个儿的。

周大娘：队里的怕什么，别人又不知道。

玉 英：不行！别说三秋这么忙，就是平素，也得跟队里说说，可不能有藏有掖。

周大娘：咱自个儿的事儿，我跟队里从来该一是一，该二是二。

玉 英：是啊，这点社员和干部们都夸奖你呢。

周大娘：要不是你姐姐队里……哦，玉英啊！就这一遭，给她推推吧。她拉扯那么多孩子，又赶上这么个节日，能再叫她抱着磨棍儿去悠悠的转？

玉 英：那……抽空我去帮她推吧。（见娘在罗空罗）看你！桶里都没东西了，还在支着个空罗，娘！你想什么了？（拿起空桶到里边去替她换米面桶）

周大娘：玉英！你来家做什么？

玉 英：（害羞地）今天头午有个人儿要到咱家来。

周大娘：谁？是不是你姐姐给介绍的那个？

玉 英：……

周大娘：他是哪里的？

玉 英：中国的。

周大娘：哼！不怕你不实说。咱先说清楚：你找哪庄的都行，就是不准找韩庄的；要是你姐

姐背着我给你介绍了，我也不答应。

玉 英：为什么？

周大娘：为什么？因为他们队穷！

玉 英：穷点怕啥？富还不都是打穷上来的！

周大娘：我跟着你们操心操够了。

玉 英：如今公社化了，不同了，您不用操心啦！

周大娘：别庄也许能过好，韩庄呀，什么时候也不行！你前后挨庄数算数算，哪个队哪个庄像它？傅庄队吧，真是富庄队：牛肥马壮骡不瘦，别说推磨轧碾用牲口，种自留地儿，妇女走亲戚儿，还不是尽管牵着走？

玉 英：你就是看中傅庄了。韩庄人家也发奋图强地干嘛！

周大娘：你再說韩庄好，我也不信。你看看在傅庄队当社员多好：男女干活下远地，坐上那牛车“古隆，古隆”，一步不用走。一到秋收分红，囤里囤的，银行里存的，家家户户多美气。不说别的，你就看看街东头你翠花姐，自打嫁到了傅庄，她娘喜得逢人就夸，舒心得一天价嘴都合不上了。……

玉 英：你那眼光瞅着傅庄哩，可傅庄也打穷日子过过。成功都是打困难里斗争来的。您记住，他来了，喊我一声。（下）

周大娘：（瞅着玉英的背影）可算走了！哟，哎哟！

(捶腰,忽然想起)哎呀!这才是二遍,我怎么忙糊塗了,这不是叫闺女吃亏了嗎?(想了想,到斗里挖了麦子添到磨里)虽说如今我不一心貼闺女了,可也不能让闺女吃亏呀!嗯,这些也就是斤把。

〔外声:“大娘,牲口該飲飲了。”大娘随声向迎壁外走去。

周大娘: 你放心吧!晌午一块飲。

〔外声:“好!那就托給你了。”

周大娘:(疑心地)他到底是来做什么?真是来飲牲口?……莫非大江来送粮食被他看見了?……咳!我快去給她推完,叫大江拿走吧。
(走的急,石榴碰了头。生气地,狠狠把枝子一拽,不料石榴落地)哎!玉兰最喜欢吃石榴了,一会儿大江来拿面,我叫他帶几个去。(一連又摘了几个,忽然又觉不妥)这要是叫他們看見,会不会又說我貼闺女?……(喜了)这算什么貼闺女,若这陣儿媳妇在家,見外甥来了,还不是照样摘几个給他。(繼續罗面)

〔一个英俊朴实的青年——韓志成上。

志成: 誰在家?

周大娘:(欲藏斗,見是个陌生人才止住)找誰?(走出屋来)

志成: 大娘,周玉英家是这儿嗎?

周大娘：哎，就是。她上坡干活去了。

志成：（旁白）她說日头东南晌的时候在家等我，怎么……

周大娘：（打量他一下，旁白）怎么，他就是……哦，你打哪儿来？

志成：我打傅庄来。

周大娘：打傅庄来？（欣喜）你是来……

志成：我是来找你们队老队长的，他不在家，所以我来找周玉英同志。

周大娘：你跟玉英认识？

志成：她不是副队长么，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呐。

周大娘：（扫兴）哦，你是来找她谈工作的？

志成：研究咱大队安机器磨的事儿。

周大娘：怎么，咱大队想安机器磨？那可就好了。

眼前牲口少，要能安上机器磨，可以扔掉磨棍儿；有牲口的也可以腾出牲口干别的。

志成：是啊，傅庄队是个性口最多的队，大伙听说要安机器磨也都很高兴呢。

周大娘：（瞅瞅他）是你出的主意？

志成：是我提議的。

周大娘：好好，年輕輕的，真能琢磨。（搬凳）你坐。玉英說待会有人来找她，不大一会儿她就回来了。

志成：（呆不住）他們說老隊長在東坡，我還是去找找他吧。

周大娘：你不等等玉英？

志成：不了。大娘，我去了。（下）

周大娘：（瞅着他的背影）傅莊的，人家傅莊隊富人也好，（羨慕地）多麼機靈的個後生。

大江：（上）姥姥，姥姥！

周大娘：回來了？大江，我問你，今天背糧食來，打哪兒走的？

大江：打大園牆後，這道兒近多啦！

周大娘：沒人看見？

大江：看見怕什麼？

周大娘：小聲點嘛。在村外也沒人看見？

大江：沒有。

周大娘：（放心）哦。（又去換來一桶，急羅）一会儿你背面往家走，有人見了你，你怎麼說？

大江：（一只大螞蚱跑了，只顧捉）……

周大娘：跟你說話！

大江：用油炸？還有好多呢！（從口袋掏出一串來）

周大娘：就知道貪玩！我問你，一会儿背面往家走，有人見了你怎麼說？

大江：……就說這面是叫姥姥隊的牲口給俺推的。

周大娘：噫，怎麼能這麼說呢！

大 江：怎么說？

周大娘：你說……哦，待会儿用草筐給你把面袋盛着，有人問，你就說拾的草。

大 江：我是少先隊員，扯謊不干！

周大娘：（生气地）那你过十五也甭想吃饅饅了。

大 江：俺不饑。

周大娘：（生气地）你！（她急忙罗完装完，拿来一个草筐，将盛面和麸子的袋子一样样装着）眼看就要安上机器磨，只累这一回了。（装好）来，背上。

大 江：哎哟！哎哟！干嗎弄个筐子呀！多沉哪。

周大娘：（又将石榴装进去）快点儿，回家叫你娘給你俩。

大 江：（无奈背起，但仍然嘴撅的老高）……

周大娘：还从大墙后走，唉！

大 江：（一摇一晃地走去）……

周大娘：你不能快着点儿！要慢，出庄再慢。哎呀！牲口还停在磨上。（急忙进屋）

〔玉英上，和大江走了个对面。〕

大 江：二姨！

玉 英：大江？（見大江已去，迟疑了一下）他背的什么？……

周大娘：（聞声急出）玉英！你又回来做什么？

玉 英：他来了嗎？娘！

周大娘：誰来了？

玉 英：剛才我說的那人儿。

周大娘：沒有，不快干活，光来家叨叨这个。

玉 英：哦，他沒来？

周大娘：来了一个，可不是他。

玉 英：誰？

周大娘：也是个小年輕的，人家是找老队长談工作的。

玉 英：……哦，他也許還沒进来。

周大娘：那你就快去迎迎他吧。

玉 英：在这里等他一会儿吧。

周大娘：（旁白）牲口还停在磨上，这……玉英啊！人家头回到咱家来，說不定找錯了門儿，你还是快去迎迎吧。

玉 英：街头上那么多人，……（羞澀地）俺不！

周大娘：避在街門后向外瞅着嘛。

玉 英：那么夹夹裹裹的，多不大方。等一会儿吧，他自己会来的。

周大娘：（无奈）……

玉 英：（忽然想起）哦！娘，剛才我見大江从这儿出去，背的什么？

周大娘：你說大江啊，他从学校回来，打这儿走，借了个筐子拾草去了。

玉 英：怎那么沉呐？

周大娘：准是他从学校拿回的书呀本儿呀的盛在里面。

玉 英：他的书和本儿才有多少？

周大娘：还有石板、砚台什么的吧。

玉 英：哦，怎么我瞅见里面还有白的？

周大娘：你说那呀？哦，天不是快要冷了，我卷了卷棉花叫你姐姐瞅空给我絮个棉袄。

玉 英：娘！你的棉袄不是前天送缝紬组做去了吗？

周大娘：这……哦，对对，那是件棉袄，这是条棉裤。

玉 英：（半信半疑）棉裤？

周大娘：棉裤。哦，玉英！瞅这阵儿他还没来，你快去把堂屋打扫打扫，拾掇得叫它像模像样。

玉 英：庄户人家秋收这么忙，人家不嫌呀。

周大娘：能打扫得像个样为啥不去打扫打扫？快去！

玉 英：哦。

〔街门外一小女孩喊声：“玉英姑姑！”〕

玉 英：哎，小香，干什么？

〔“人家说你对象来了，在老队长家拉呱呢！”〕

玉 英：少贫嘴，小丫头儿！